

現代模範文選

達夫編 高一甲譚客

上海希望出版社印行



達夫編

現代模範文選

希望出版社印行

現代模範文選

目錄

臘葉·····	魯迅(一)
狗的駁詰·····	魯迅(二)
立論·····	魯迅(三)
說鬚鬚·····	魯迅(四)
朝華夕拾小引·····	魯迅(一一)
小品六章·····	郭沫若(一三)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一七)
奔流·····	郭沫若(二四)
鷗聲·····	周作人(二五)
雨後的書序·····	周作人(二八)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二九)
立秋之夜.....	郁達夫 (三三)
山中雜記.....	冰心 (三五)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啟超 (五七)
樓板.....	豐子愷 (五九)
背影.....	朱自清 (六一)
與S書.....	朱自清 (六六)
清河坊.....	俞平伯 (六八)
虎門.....	王世穎 (七五)
檳榔嶼的猴子.....	梁紹文 (七七)
水仙花.....	鍾敬文 (八〇)
西湖小品.....	饒孟侃 (八三)
四隻雁.....	于成澤 (八六)

狼·····	于成澤（九〇）
游泰山漫錄·····	懷僧（九六）
游曲阜漫錄·····	懷僧（九九）
廣智院·····	老舍（一〇三）
滴鈴子·····	林守莊（一〇六）
赴新嘉坡途中·····	傅雷（一一〇）
蟋蟀·····	布衣（一一三）
聽唱·····	孫福熙（一二七）
書燈·····	茨菰（一一九）
憶花鼓戲·····	湯鍾瑤（一二三）
說茶燈·····	湯鍾瑤（一二六）
海峽遇險記·····	梁紹文（一三〇）
秦淮河·····	朱自清（一三三）

兩法師·····	葉紹鈞（一四六）
東梓關·····	郁達夫（一五六）
柳如是·····	曾孟樸（一七二）
一宿有話·····	徐志摩（一七七）
長舌婦·····	契訶夫（一八四）
一幕·····	埃頓白格（一九一）
硬殼蟲·····	米顯萊（一九四）
鐵匠·····	左拉（一九七）
小小的火·····	柯洛連科（二〇三）
大眾·····	契訶夫（二〇五）
藝術家的秘密·····	須林娜（二二二）
托爾斯泰給他夫人的信·····	（Tolstai）（二二三）
山上樹·····	尼采（二一九）

悲多汶傳序言	羅曼羅蘭(二三四)
燕子	米顯萊(二二七)
都霞	謝廖也夫(二三〇)
十三歲	柯洛索夫(二三九)
信	謝芙林娜女士(二四五)
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	安徒生(二五七)
懷故營	(Nostalgies de Caserne) (二六一)
豌豆上的公主	安徒生(二六六)
高尼葉師傅的祕密	(Le Secret de Maître Cornille) (二六七)
知事下鄉	都德(二七六)
星星的故事	(Les étoiles) (二八二)
契訶夫(Chekov)書信選	(二九一)
瑪秀	屠格涅夫(二九二)

頑童

.....

都

德(一九五)

臘 葉

魯迅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壓乾的楓葉來。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會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圈濃綠。一片獨有一點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他摘下來，夾在剛纔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

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狗的駁詰

迅

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

我傲慢地回顧，叱咤說：

「吠！住口！你這勢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還接着說，「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麼？」我氣憤了，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我慚愧：我終於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還不知道分別官和民；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還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們再談談……。」他在後面大聲挽留。

我一徑逃走；儘力地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立論

魯迅

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看着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你遭打……」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你瞧！多麼……。阿嚏！哈哈！Heh

el he, 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說胡鬚

魯迅

今年夏天遊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鬚，大約都有

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閒情別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遊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挂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鬚子向上翹起的。於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

誠然，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鬚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一，來，男子的鬚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

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華華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遠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為拖下的鬍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鬍子為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於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噯，噯，對啦。」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

，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囁，囁，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鬚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鬚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

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囁，囁，……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于鬚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爲鬚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鬚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鬚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

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鬚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鬚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鬚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効，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鬚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